

記憶的術與力：

戰後來臺女作家小民懷鄉散文的兒少記憶 與敘事範式

羅 詩 雲^{*}

摘 要

1970年代以降臺灣戰後世代興起了現實與鄉土的回歸浪潮，推動國族歷史敘事與認同邁入文化重構的階段。而記憶不僅是一種技藝，亦是一種力量——自我認同往往建基於對童年、家庭、故鄉與族群記憶的構築與再現，且總在他人的回應與認可中被生產出來，使記憶負載著創造性與動員性的雙重意涵。鑒此，本文以戰後自中國來臺女作家小民（1929-2007）的1980年代懷鄉散文為素材，針對民國時期的兒少成長與地方記憶之敘事，進一步析論其懷舊書寫之於離散文學所重構的抒情表述與詮釋範式。論述架構方面，分就成長記憶、生活地景、敘事手法等面向，結合散文起筆之1970、1980年代臺灣社會的背景特質，檢視作家文本所呈現之民國圖景與兒少記憶，以揭示自中國渡海來臺之兒少戰爭世代的敘事範式與情感動員。本文研究意義除了考掘戰爭的後方記憶與兒少敘事外，亦

^{*} 作者現為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追索作為記憶媒介的文學文本，如何在1980年代本土意識崛起的臺灣另構民國記憶的意義體系。意即小民如何藉由圖文並重的懷鄉敘事操作，發揮與時代對話的存史意識。

關鍵詞：小民、民國在臺灣、兒少記憶、懷舊、地景

Memory as Craft and Power:

Childhood Memory and Narrative Paradigms in the Nostalgic Essays of Xiao Min in Taiwan

Shih-yun Lo^{*}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Taiwan's postwar generations have initiated a wave of return to realism and localism, propelling national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to a phase of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Memory is not only a skill but also a form of power—self-identity is often founded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memories of childhood, family, homeland, and ethnicity, and is always produced through the responses and recognition of others, imbuing memory with both creative and mobilizing potential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paper examines nostalgic essays written in the 1980s by Xiao Min (1929-2007), a female writer who came to Taiwan from China after the war. It focuses on her narratives of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experiences, as well as local memories of the Republican

^{*}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ra, and further explores how her nostalgic writing rearticulates the lyrical expression and interpretive paradigms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Structurall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various dimensions—including memories of growth, lived landscapes,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society in the 1970s and 1980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publican-era childhood memories depicted in Xiao Min's essays to uncover the narrative paradigms and affective mobilization of the wartime generation who migrated from China to Taiwan. Beyond excavating the relatively overlooked memories associated with experiences away from the front lines and those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children, this paper also traces how literary texts, as media of memory, constructed systems of meaning around Republican-era local memories in 1980s Taiwan. In addition, it explores why writers of that period adopted visually rich nostalgic narratives to engage in historical dialogue with the era.

Keywords: Xiao Min, Republican memory in Taiwan, childhood memories, nostalgia, landscape

記憶的術與力：

戰後來臺女作家小民懷鄉散文的兒少記憶 與敘事範式*

羅 詩 雲

一、前言：小民懷鄉散文中的「民國」

戰後自中國渡海來臺女作家的原鄉書寫，多呈現原鄉世界與現實時空繁複纏繞的漂泊心理與世代記憶，已獲學界多方討論。然而隨著全球化與數位網絡發展，文化記憶的保存面臨更深刻的挑戰，益加顯現作為記憶媒介的文學文本價值。本文所論之女作家小民的懷鄉書寫，除展現戰時民國情境記憶的形構與實踐，亦回應1980年代中國中心與臺灣中心之文化觀對壘的時點與文化懷舊特質。¹由

* 本文係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戰時中國』再現：終戰後自中國來臺、返臺作家的戰爭敘事與青少年創傷」（NSTC 112-2410-H-004-177-MY2）執行成果之一。論文承蒙三位審查者惠賜修改意見，本人獲益良多，謹致謝忱。

¹ 張誦聖指出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臺灣，於連番外交失利下的全國性自我肯定運動、都市化商業效應促發對中國的文化懷鄉。加諸鄉土派作家有意識發揚本土文化，興起一股並存於臺灣社會各種次文化的懷舊風，當中外省第二代作家將自我認同投向舊中國，實是對鄉土文學後文化氛圍的一種抗議。本文研究對象小民雖非外省第二代作家，然其懷鄉散文的產出恰回應前述的懷舊浪潮，藉由認知現存的真實中國以重

作家生平來論，所謂戰時民國情境意指九一八事變、中日戰爭、國共內戰乃至國府遷臺後治理的社會備戰狀態。連續戰役促使近代中國人展開遷移，且生發出大眾不同的路程記憶與身分意識。是故，本文選擇在中國、臺灣兩地歷經戰時社會語境的作家小民（1929-2007）為考察個案，就其創作中期以降的懷鄉散文，包括1970年代末葉至80年代出版之《小民散文自選集》（1979）與「懷鄉三書」《故都鄉情》（1983）、《春天的胡同》（1984）、《故園夢》（1988）等作，析論其兒少視點、成長記憶與戰時離散的敘事互涉。此外，小民懷鄉散文的寫作背景及所嵌入的特定記憶時空，不僅回應戰爭遺緒與戰後臺灣文學場域的交織作用，也反映這些歷史條件對其成長記憶與敘事範式的內外影響。

小民生於吉林長春，本名依出生地命名為劉長民，性格自適安恬。因為描寫市井常民題材居多，自謙為文壇小人物，以小民為筆名。1931年因九一八事變，與家人遷居祖籍地北平，1937年為避戰禍而赴上海，轉抵四川重慶，就讀小學和成都中華女中。1948年隨丈夫姜增亮（1915-2008）職務變動遷居臺灣嘉義，1953年進入中華文藝函授學校詩歌班，發表新詩。²1970年發表首篇散文〈母

寫舊時中國，打造自我認同，並具媒體副刊網絡主導下軟性文學的中產性格。張誦聖：〈袁瓊瓊與八〇年代台灣女性作家的「張愛玲熱」〉、〈台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文學場域的變遷》（臺北：聯合文學，2001年），頁61-64、116-117。

² 姜增亮，筆名喜樂，中國北平人，美國密西根大學航空工程系畢業。1948年來臺，因受妻子小民影響投入寫作，文字風格質樸細膩。其生平參見彭瑞金主編：《2008台灣文學年鑑》（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9年），頁165。「中華文藝函授學校」由李辰冬（1907-1983，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曾任燕京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教授）創辦主持，1953年8月登報招生，設有小說班、國文進修班、詩歌班三班，分別由謝冰瑩（1906-2000）、梁容若（1904-1997）、覃子豪（1912-1963）擔任各班主任，1954年元月正式開課，為國家文藝體制衍生的社會文藝教育組織。《中華文藝》（1954-1960）為中華文藝函授學校代表刊

親的頭髮》刊於《中央日報》副刊，翌年遷居臺北，後寓臺南。小民創作以散文為主，早期題材多為家庭生活、親情互動，1980年代轉向北平憶舊寫作，文字柔和且流暢綿延。³本文主論之「懷鄉三書」，其篇章撰述緣於《中央日報》副刊主編孫如陵（1915-2009）的邀稿，撰寫「故都鄉情」專欄。孫如陵對副刊要求「群眾性、趣味性、知識性、幽默與諷刺性」，希望小民以早年北平生活情趣為題，搭配丈夫喜樂的圖畫，重現北平風情。⁴函授學校同窗向明及其他論者形容小民夫婦合作的鄉情系列圖文，牽引老北平人的懷想，傳神描繪了故都風貌。⁵

物，兩者關係密切，創刊宗旨為「提高創作水準，與探討寫作技巧」。國立臺灣文學館：台灣文學期刊目錄資料庫，網址：<https://db.nmtl.gov.tw/Site4/s3/journalinfo?jno=085>，檢索日期：2024年2月20日。

³ 小民生平與創作年表，參見彭瑞金主編：〈小民〉，《2007台灣文學年鑑》（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年），頁140；馮季眉：〈紫色之戀——專訪小民女士〉，《中央月刊》（文訊別冊）第141期（1997年9月），頁60-63；謝鵬雄：〈紫影斜陽憶小民〉，《文訊》第257期（2007年3月），頁19-20；張天馨：〈附錄一：小民（1927-2007）創作年表〉，《小民及其作品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20年6月），頁176-178；文訊雜誌編輯部：〈小民作品目錄〉，《文訊》第257期（2007年3月），頁22。

⁴ 孫如陵於1958-1972、1977-1984年期間二度主持《中央日報》副刊，維繫《中副》第一大報副刊地位。姜穆：〈試論「專欄」文體的演變及發展〉，《文訊》第191期（2001年9月），頁42；馮季眉：〈紫色之戀——專訪小民女士〉，頁60-63；林黛嫻：〈《中央日報》副刊主編風格析論：以孫如陵、梅新為討論中心（1961-2006）〉，收於楊宗翰編：《大編時代：文學、出版與編輯論》（臺北：秀威資訊，2020年），頁42-43。

⁵ 懷鄉系列散文寫作緣起與相關評價，參見小民：〈歡喜話豐收〉，《春天的胡同》（臺北：九歌出版社，1984年），頁249-252。向明：〈我的同學——小民〉，《文訊》第258期（2007年4月），頁41；邱怡瑄：〈小民：日子是寫著過的〉，《文訊》第210期（2003年4月），頁36。

戰時離散記憶是小民的創作動力與取材關懷，然相較於1950年代大批女性作家懷鄉散文的產出，小民的寫作在時間上顯得後進，且題材之於其創作生涯實屬中期轉向。再者，相比梁實秋（1903-1987）、唐魯孫（1908-1985）以北平為懷鄉主體的1980年代飲食散文，小民的文化資本和寫作進路並不完全與之相同。討論小民懷鄉散文的寫作特質，應留意「懷鄉三書」的撰稿緣起地——《中央日報》副刊，此可連結《中央日報》編輯方針與1970年代以降外交困境對臺灣的影響。1970至1980年代的《中央日報》訴求集中於反共意識延伸的民族歷史文化傳統，實乃回應前述時勢，以及1970年代臺灣回歸現實世代歷史敘事和1980年代臺灣國族意識論爭的差異架構。⁶在1980年代女性散文的多元抒情格局中，小民延續了1970年代暫告失落的抒情家國美學，開展立基於自我現時體驗的懷鄉敘事，有別於林文月（1933-2023）的學院古典主義，及心岱、洪素麗、凌拂等人因應時代負載的生態抒情。⁷

關於小民文學的前行研究，張天馨《小民及其作品研究》是唯一學位論文，文中將其散文劃分親情、懷鄉、生活等類型；散篇可

⁶ 1970年代是戰後臺灣政治與文化變遷的關鍵期，世代意識的參考架構已產生差異，蕭阿勤指出1970年代出現了「回歸現實」世代，在覺醒中積極定位自己所屬世代所憑藉的歷史故事，然仍反映中國民族主義及其歷史敘事的影響，國民黨當局則持續進行政治壓制與有限變革。唐海江：〈黨報「轉型困境」的政治文化分析：以中央日報為中心〉，《新聞學研究》第97期（2008年10月），頁144-147；蕭阿勤：〈認同、敘事、與行動：台灣1970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台灣社會學》第5期（2003年6月），頁223-226；蕭阿勤：〈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第9期（2005年6月），頁26-45。

⁷ 1980年代臺灣女性散文趨勢，參見張瑞芬：《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臺北：麥田出版，2007年），第六章〈「古典派」與「鄉土派」——崛起於七〇年代的兩派臺灣女性散文〉，頁315-375；李江琪：《台灣一九八〇年代以降女性散文的抒情內涵》（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18年7月）。

見蕭冰、姚燮夔、馮季眉等人書評；張瑞芬〈母心似天空——論小民散文〉爬梳小民散文創作歷程，定位為憶舊文學，兒少視點與細節記憶突出。徐耀焜《台灣當代飲食書寫研究（1949-2004）》與陳玉箴〈從溝通記憶到文化記憶：1960-1980年代台灣飲食文學中的北平懷鄉書寫〉同是探討小民的飲食書寫，徐耀焜指出小民飲食懷鄉書寫多篇以庶民市聲命名，融會地方口語、修辭、地域性；陳玉箴則從社會記憶結合身體研究觀點，分析中國來臺作家飲食書寫及其社群網絡的文化記憶遞變，論及小民《故都鄉情》一作。⁸

記憶不僅是一種技藝，亦是一種力量——自我認同往往建基於對童年、家庭、故鄉與族群記憶的構築與再現，且總在他人的回應與認可中被生產，使記憶承載著創造性與動員性的雙重意涵。而文學不僅作為記憶的生產與反思場域，亦透過地方性經驗作為情感表述的價值節點，呈現歷史語境與意識形態的運作。抒情傳統作為中國現代性的一種癥候形式，黃錦樹認為戰後臺灣的民國情境正為現代抒情傳統的孵化場，結合中國來臺文人的民族情感和流亡心態，被用來緩衝兩岸分治的歷史轉折，回應主體生存情境的文學表徵。⁹緣此，本文由小民個人成長與戰時民國情境的敘事交涉與創作模式，分從成長記憶、生活地景、敘事手法等面向，結合其起筆之1970至1980年代臺灣社會時空，析論其書寫操作之於離散文學所

⁸ 張天馨：《小民及其作品研究》；姚燮夔：〈《故園夢》評介〉，《書評》第3期（1993年4月），頁14-15；馮季眉：〈紫色之戀——專訪小民女士〉，頁60-63；蕭冰：〈故都鄉情〉，《中央日報》第12版，1983年5月12日；張瑞芬：〈母心似天空——論小民散文〉，《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麥田出版，2006年），頁118-123；徐耀焜：《舌尖與筆尖的對話——台灣當代飲食書寫研究（1949-2004）》（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1月）；陳玉箴：〈從溝通記憶到文化記憶：1960-1980年代台灣飲食文學中的北平懷鄉書寫〉，《臺灣文學學報》第25期（2014年12月），頁33-68。

⁹ 黃錦樹：〈作為離散論述的抒情傳統——讀王德威《現代抒情傳統四論》〉，《中外文學》第41卷第3期（2012年9月），頁192-194。

重構的抒情表述範式與情感回應。¹⁰換言之，本文將以民國兒少記憶為起點，觀察戰時情境如何被挪轉為中國遷臺世代的集體經驗與文化象徵體系，從而展現小民對過往文化保存與再現的敘事意志。

二、成長的匱乏：兒少戰爭世代的風景線

向來展現溫情筆觸的小民，一生經歷民國戰亂的流徙、失學早婚與父親離家背棄之苦，戰後又逢弟弟軍旅殉職。小民自言北平是兒少時光唯一的好日子，中日戰爭（作家敘事慣用「抗戰」）、國共內戰占去前半生時光：「回憶我這大半輩子，前二十年，少不更事，又趕上了抗日與紅禍。可憐除去童年，在故鄉北平過了幾年好日子外，逃難到四川，反共來台灣，我的青春年少時光，都在物質貧乏中度過。」¹¹戰爭情境深刻影響其成長環境，致其散文頗具戰時中國的兒少成長敘事意味，且戰亂經驗不斷置入小民的寫作構想，〈盧溝曉月〉、〈七七記盧溝橋〉、〈頤和園的春天〉諸篇皆轉述七七事變當下眾親友反應，抗日情緒的激昂憤怒。對幼小的作家而言，七七事變象徵國禍之外，更多的是離別北平的苦悶與生命轉折：「寧靜溫馨的日子變了！『七七』抗日開始，我也跟著父母

¹⁰ 王德威認為「抒情」不單是一種文類風格，更涵攝了主體表述、論述知識與生存情境的編碼形態，體現了中國現代性內部的文化轉型與感知結構。1949年的政治變動尤其開展抒情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張力，「抒情」不應被化約為浪漫姿態或個人主義，而能呈示知識分子的離散意識和時代語境的文化實踐。由此個人主體的「抒情」轉化為一種歷史回應與倫理行動，被賦予了現代精神。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3期（2008年9月），頁79、83、104-127。

¹¹ 小民：〈寫而忘憂樂陶陶〉，《文訊》第53期（1990年3月），頁94。

淚別故鄉，開始無限期的異鄉流浪。」¹²告別童年的太平與豐裕，迎來匱乏的異鄉流浪，戰爭直接衝擊作家生命，也令她更加珍視開戰前北平的昇平歲月與闔家團圓盛況。

整體而言，小民散文描繪的成長空間一為北平，一為四川，以四川時期記述較見明顯的戰時氛圍與生活影響。這類篇章散見於她創作的中後期，並不限於「懷鄉三書」系列。主要描述抗戰末期全家委身臨時搭蓋的郊外草房，承受吃食、學費、疾病的重重壓迫。心理上，幼年即遭戰禍的小民自覺與四川同學的隔閡，遠離故鄉的戰亂經驗讓作家無法耽溺於現下安樂。至於戰時四川最深刻的生活感覺，仍為物資奇缺的匱乏感以及父親的缺席。小民曾寫大後方成都的頻繁空襲警報，母親整日擔憂用米的內外交迫之情景，由日常襯寫戰時社會狀況。然而中日戰爭的結束並未改善此窘迫景況，國共內戰的興起同時改變了中國國族與少女小民：「國事更維艱，中共趁機作亂嘛！那段歲月變化太快，先是我莫名其妙，被母親強迫訂了婚，也許母親誤以為多個男人，能幫忙照顧這個家吧？」¹³四川時期的小民因連續的戰事，先是失學，後於母親作主下結婚。戰爭不單改變了中國的未來，也激化社會結構中婚育常規性對後方女性生命的影響。

〈芳鄰難忘〉串接數段戰時逃難或遷居的記憶，小民轉引母親九一八事變的避難記憶，襁褓中的她本將被送回東北祖母家，在鄰居協助下得以與家人搭火車離開東北；接著再述1937年離開北平先赴南京、上海，後奔四川的過程，以及其後在四川境內重慶、五

¹² 小民：〈頤和園的春天〉，《故園夢》（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65。凡正文所援引之《故園夢》引文，皆於文末直接標示書名與頁碼，不另作注。

¹³ 小民：〈棠棣情深〉，《永恆的彩虹》（臺北：三民書局，1994年），頁90。

通橋、自流井及成都等地輾轉流離的情景。小民的記憶符應了兒少依附以家庭為單位的逃難經驗，即由個體、家庭乃至集體的戰爭經驗。¹⁴作家對於戰時每回的移動著重於居留處的觀察，從建築乃至人物進行刻劃，尤其呈現兒少視角下對周遭環境與左鄰右舍的感知：

成都，這個有小北平之稱的地方，住宅的建地在史家花園，是當地一位紳士免費借出的。雖然是抗戰時的克難房子，草頂泥牆，倒也別富情趣。尤其那時我正值無憂的小學生年齡，天空的行雲，地上的細草，看在眼裡都那麼可愛，何況住在四時風景皆適宜的花園。吃飽了飯，揸著書包上學去，沒有那一天在路上不唱歌。¹⁵

甫至成都的小民並不覺得戰火迫人，且先後受到五通橋的三代祖孫、自流井的苑媽媽、成都的劉伯父的照撫，讓這段躲避戰禍向南流浪的生命不盡是灰暗，而充滿溫情與力量；最末，小民則寫戰後來臺居所的虎尾、嘉義、臺北、臺南等地，同樣以居所空間、人際相處襯寫每段寓居生活。作家猶如她自己人生的看客，在每段不由自主作主的遷徙客旅中寫事記人，以居所和人物串接起自己於戰時情境中的成長經歷。

〈愛的故事〉的戰時生活雖充斥物資貧乏、物價不穩的現實氣息，仍見〈芳鄰難忘〉一文般溫暖人情的互助與自我生存的調適。如初中時表哥慷慨解囊為小民補繳學費，以及友人送來紅絨外套添做伴娘禮服等記憶（《小民散文自選集》，頁157-158）。溫情人物對自我生命的影響，尚可察見於小民相對較少的小說作品，如〈恩債〉融入戰時成都鄰居劉伯父的溫馨接濟情，只是將記憶時空

¹⁴ 柯佳昕：〈兒童的抗戰經驗與記憶：以知識階層日常生活為中心的探討〉，《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7期（2021年6月），頁86。

¹⁵ 小民：〈芳鄰難忘〉，《小民散文自選集》（臺北：水芙蓉出版社，1979年），頁146。凡正文所援引之《小民散文自選集》引文，皆於文末直接標示書名與頁碼，不另作注。

轉移至抗戰時北平，傾訴由純真童年成長為負擔家計的少女經歷。生活調適上，〈閒書〉、〈書友〉從書本襯托逃難至四川時家庭經濟的窘迫，童年的她以教科書取代物質的享受，將書視作是人生最初的友情，也撫慰早婚失學的遺憾。此處雖見小民的樂觀積極，卻也反襯促發兒少主體匱乏感的戰時創傷：「我之變成了『書迷』，必定是小時候自己沒有書，看人家有書而『饞』出來的一個『書迷』。」¹⁶匱乏物不僅物質，隨父親職務調動而不斷搬家的小民，亦長期處於缺乏友伴與父女關係經營的情感處境。記憶是動態的主觀建構，總是指向當下進行回憶的個人與群體的需要。¹⁷小民小說及散文中缺席或失能父親角色表徵了幼年的情感匱乏，故以設備完善的圖書室、翻譯小說與善心鄰居的記憶填補自我情感需求。

荷蘭漢學家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提出「戰時日常性」（wartime everydayness）的研究概念，於二戰中國歷史輪廓已獲釐清的前提下，留意戰場之外日常情況。¹⁸小民散文呈現出赤子童心特質，且具驚人記憶細節。¹⁹於此，其文恰能呈現戰時情境滲透後方家庭生活與學校行事的常態，彰顯戰時日常性的概念。四川時期學生生涯是小民成長書寫的另一焦點，透過學校活動的回憶記述，得以一窺戰時大後方的文化活動與兒少動員狀況。戰時兒童雖非親上戰場，卻經常藉由學校活動間接參與戰爭，於走向集體的過程中深化民族意識。²⁰老師教唱抗日歌曲的歌詞已無法記全，但熱

¹⁶ 小民：〈由木匠上書棹說起〉，《永恆的彩虹》，頁184。

¹⁷ 祁和平：《當代西方文化記憶理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第七章〈文化記憶的建構性〉，頁213-214。

¹⁸ 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戰時日常性：戰場以外的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二十一世紀》第179期（2020年6月），頁114-118。

¹⁹ 張瑞芬：〈母心似天空——論小民散文〉，《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頁120-121。

²⁰ 柯佳昕：〈兒童的抗戰經驗與記憶：以知識階層日常生活為中心的探討〉，頁113-117。

血激越的情感至今銘刻於作家內心。抗戰記憶除記述小學時穿草鞋唱抗戰歌、晨操行軍喊口號、下鄉宣傳救國，還有出演抗日宣傳的街頭劇：

抗戰時後方舞臺劇流行，前方正浴血抗日，後方全面支援。宣傳日寇侵華，小學生也組隊下鄉。「放下你的鞭子」、「太陽西下」、「朱大娘送雞蛋」等等，簡短的街頭劇，演得臺上臺下熱血沸騰，愛國衛鄉保家之心油然而生。我扮演一個家毀投奔長兄的幼妹，居然聲淚俱下。²¹

話劇是抗戰時期演劇運動的中心，混合了傳統劇、歌劇、雜劇的形式，後方演劇以宣傳、教育、組織民眾為目的，精神動員大眾參加抗戰工作。²²《放下你的鞭子》、《太陽西下》、《朱大娘送雞蛋》皆是中國抗戰時期的愛國主義街頭劇劇目，當局運用戲劇接觸民眾、鼓舞學生，進而深入、操控後方大眾的生活環境與精神意識。小民小學時便走上街頭為國演出或遊行高唱抗日歌曲，作為演員的親身參與者直接感受演出時的公眾情緒，自然被激發出愛國的民族意識；小民更常因出身北平的國語能力被選為演講、作文競賽選手，甚至特意以北平話演出話劇的重要段落：「台上的小學生換上大軍服，捉住扮演日本鬼子的男同學，叫他跪在前面，由我用北平話高聲宣佈日本強盜十大罪狀」，²³在四川街頭演出的兒童話劇，小演員使用具

²¹ 小民：〈演什麼都好〉，《永恆的彩虹》，頁154。

²² 中日戰爭期間學生成為抗日熱潮的傳播主力，學校組織學生抗日宣傳隊、劇宣隊、募捐隊等組織。《放下你的鞭子》為抗日街頭劇的經典劇碼，相關劇情與演出模式可參見林今開〈最早的一課〉一文所述，演員會混在觀眾中配合劇情演出，以感染在場群眾情緒。鄭君里：《論抗戰戲劇運動》（南昌：生活書店，1939年），頁43；林今開：〈最早的一課〉，《連臺好戲：一代新聞工作者林今開重新素顏登場》（臺中：好讀出版，2016年），頁18-27。

²³ 小民：〈打日本，保家鄉〉，《桂花月月香》（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119。

官方意義的北平話宣告戰時日本罪行，實具政治意涵。接近終戰之際，小民仍代表中學參加抗日歌唱比賽，並加入話劇社持續參演家庭倫理話劇，凸顯兒童與語言一同成為戰爭文化動員的資源。

作家的兒少抗戰經驗常敘寫身為學生的自己在音樂、戲劇的演出，呈現學校教育如何對兒少導入國族意識且群體動員。四川時期的生活不見戰火，但見社會備戰情境的全面動員。小民對北平時期的成長記述亦不見戰火，然其記憶的存在卻顯然以九一八事變與盧溝橋事變為界，事變讓所有在北平的活動與親友成為過去不可及的存在，凸顯小民童年階段遷居北平又告別北平的生命劃界。戰時歲月中成長環境的物質與情感匱乏，並未在1945年的終戰得到復原或帶來安寧：「所有外省人都躍躍等待交通工具返回故鄉。父親雖不年輕，也應和母親帶著孩子一同返鄉啊！但父親自己先走了，留下我們無所依憑。」（《小民散文自選集》，頁147）拋棄家庭遠走他鄉的父親，讓少女時期的作家真正體會到家庭的破滅。加之戰亂時失學早婚，突然提早進入家庭的個人經歷等，四川時期記述從旁呈現戰爭加速家庭觀念與結構變化的影響。小民散文的抗戰書寫並非針對前線戰況或軍政現實，而是體現戰時生活情境中個人、家庭際遇的諸種迭變。

童年是作家體驗戰爭的成長時段，也是她與家族屢次展開地域流動的時點。「童年」亦是小民懷鄉書寫成立的起點，在北平與四川兩地分別生成靜謐純真與動盪匱乏的感覺經驗，如〈故園夢〉所述：「可能每個人生命中，都有讓自己難忘的花朵和歌聲吧？也代表流逝的童年，以及成長過程每一階段，或喜或悲的日子。」（《故園夢》，頁257）作家所謂難忘的歌聲，包括童年時來自北平生活的市聲，以及四川就學時抗戰歌曲或話劇的樂曲。小民將戰時成長經驗帶入戰後懷鄉散文寫作，進行情感性修補與記憶召喚，符合抒情傳統中對個人經驗與情感記憶的敘事訴求。她由兒少視角敘寫戰線後方大眾生存與互助的故事，於自己與他者、群體的交往

過程形成自我記憶，將國族抗戰史建構於家庭和個人戰時的日常生活史之上。²⁴這些回憶不論甘苦，都留存作家成長的特殊痕跡，同時印證民國兒童如何被對待，實與國家、社會、歷史脈絡相連，戰爭將個人與國家緊密黏合。

三、記憶·地景·情感：從個人生活走向故都圖景

小民的懷鄉散文以兒少日常為敘事主幹，研究者多由飲食面向探究其文化記憶的符號組構與意義。然其敘事詮釋概從地景觀點追憶民國北平，考量地景是一物質文化事實與觀看方式，且記憶維度尚包括對物的記憶、交往記憶、文化記憶等部分，日常行事、物件、社會交往皆能呈現世代記憶的索引。²⁵故本節分就生活空間、物件及市井人物等範疇，論述小民北平書寫的記憶地景。

(一) 四合院與胡同裡的童年

離開故鄉好幾十年，歷經多少風霜雨露，許多曾經喜愛的東西，都隨歲月流過而失散了，唯有童年一些記憶永遠在心底。²⁶

²⁴ 兒童的戰爭生活不僅是個人的歷史經驗，也承載了家族史，並為民族歷史記憶的一部分。柯佳昕：〈兒童的抗戰經驗與記憶：以知識階層日常生活為中心的探討〉，頁71-138。

²⁵ 地景不僅是自然或物理現象，也是人類文化的再現，表現特定的文化視角。約翰·威利（John Wylie）著，王志弘、錢伊玲、徐苔玲、張華蓀譯：《地景》（新北：群學出版，2021年），第一章〈導論〉，頁5-12。揚·阿斯曼（Jan Assmann）著，金壽福、黃曉晨譯：〈導論〉，《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1-12。

²⁶ 小民：〈童年與廟會〉，《春天的胡同》，頁210。凡正文所援引之《春天的胡同》引文，皆於文末直接標示書名與頁碼，不另作注。

「童年」是小民懷鄉書寫的重要概念，也是敘事視角。小民的成長階段一半在北平，一半在四川度過。她在北平飽享四合院、胡同的童年生活，北平的童年記憶映現作家久居他鄉後追求安定的心境。空間對文化記憶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得將回憶固定且印證於某地。²⁷「懷鄉三書」的命題各存有一個空間意境：「故都」、「胡同」、「故園」，《故園夢》的「夢」也是表徵人類精神活動的另類空間，加上「故」字的意涵，共同指向過去的「北平」，揉合了文化記憶、歷史感與情感投射的空間。北平既是小民兒少記憶與家國情感交織的生命空間，也是她在現世流散情境中延續家庭與國族歷史的日常場域：

凡是住過北平的人，誰都會愛上四四方方的小四合院。我第一次感覺四合院的可愛，還是念小學的時候，跟全班同學爬山。……半掩遮下，四合院給人一種震撼的美，美得溫馨甜蜜。因為在我的小小的心靈中，知道每一片灰瓦下，就有一個溫暖的家。²⁸

住屋及其寓居活動展現了生活世界，是地景觀念的文化定錨。²⁹《故都鄉情》首篇〈溫馨美麗的四合院〉敘事視角是由外而內、由遠而近的觀看，以自我為中心的視線帶出北平全景及其空間中的住屋，表現日常脈絡中的移動經驗與主體視線最終停留處——四合院。小民登頂北海白塔俯瞰北平，最後視線落在一望無際的灰頂四合院。

²⁷ 阿萊達·阿斯曼 (Aleida Assmann) 著，潘璐譯：《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五章〈地點〉，頁343-349。

²⁸ 小民：〈溫馨美麗的四合院〉，《故都鄉情》（臺北：大地出版社，1983年），頁1-2。凡正文所援引之《故都鄉情》引文，皆於文末直接標示書名與頁碼，不另作注。

²⁹ 約翰·威利 (John Wylie) 著，王志弘、錢伊玲、徐苔玲、張華蓀譯：《地景》，第二章〈塑造地景的傳統〉，頁67-68。

小民認為，四合院既具有震撼人心的美感，又蘊含溫馨氣息，總和了四合院之於北平及作家的情感根源意義——「溫暖的家」，這種溫暖指向盧溝橋事變前童年成長與家庭團聚的滿足和安全感，映現家之於個體成長的重要性。

在「家」的情感動員下，小民自述家的空間位移與具體型態、內外環境，由北平東城的奶子府胡同（今燈市口西大街）移至西城舊刑部街的哈爾非大戲院（今西單劇場）旁的跨院。〈溫馨美麗的四合院〉主要回憶居於東城時期的院內植栽、建築樣式、廂房格局、擺設配置，將記憶溯及北平老家最早的居所四合院西廂房：「九一八事變那年，我兩歲，爸媽抱著我，牽著大姐，由東北回到北平，住進老家西廂房，一住就是七八年。西廂房陽光充足，秋冬天，太陽透過窗，照得房裏白亮暖和。住四合院的記憶，充滿了喜悅。」（《故都鄉情》，頁4）作家透過家人、光線和溫度營構「家」的空間，以及對四合院最初的童年記憶，藉建築形式折射了一種特定秩序與安適情調。³⁰四合院內的次空間院子、廂房、匠、木榻同樣承接「家」空間的童年回憶與溫情基調，交互匯聚了作家與至親的友愛記憶與團聚場合，也惋惜床、櫥櫃取代匠後悠閒情調的不復存在。

論者指出四合院、胡同最能體現北平的文化形態，實現生活中的文化承續。³¹身為成長於四合院的孩子，小民認為四合院是最適合家庭居住的：「四合院的發明設計，充分滿足人類對『家』的需求。」³²四合院更契合北平居家生活情調的六項要件「天棚、魚缸、石榴樹、老媽、肥狗、胖丫頭」，院內搭起天棚便是孩子的樂

³⁰ 四合院的建築形態呈現宗法社會的基本秩序，其由房舍與牆體構成的閉鎖式格局，標示了內外關係規範與人我分際。趙園：〈「北京人」種種〉，《北京：城與人》（桃園：昌明文化，2017年），頁200-201。

³¹ 趙園：〈話說「京味」〉，《北京：城與人》，頁27。

³² 小民：〈四合院與天安門〉，《桂花月月香》，頁90。

園。地景根著於日常生活的實作，是事實與事物的物質組合。³³夏日天棚下闔家吃飯的場景、午後母親在樹下做針線的身姿、炎夏與友人院內嬉戲的歡樂，皆顯露四合院日常的行事軌式，及其賦予物質與心靈的個體豐足感。小民的童年記憶連結於季節分明的四合院空間及其內活動，夏日搭建的天棚搭配魚缸、石榴樹、冰鎮瓜果，秋日拆卸的天棚則為炒栗子的燃材。〈故園夢〉所述院內物景人事正是北平生活情調的文化展現，也是地理時節的秩序象徵：「北平那個文化古都，凡事都有一定次序，花開花落亦順序而行。」（《故園夢》，頁258）紫丁香綻放是春雨後景色，石榴花開為搭天棚的夏季，拆天棚賞月是秋日，院內樹上棲滿烏鴉為冬季。

作家另一特色敘事空間為四合院外的「胡同」，但非直接描寫，而是透過街道巷弄中的人事物景烘托而出，豐厚且立體化北平胡同的圖景。這種間接式的敘事形構可見刻劃街景的〈平則門街景〉所述：「離開北平時，我尚在小學就讀，自然認不清北平到底有幾座內城門，或幾座外城門。北平城很大，街道多，胡同（巷子）也多。」（《故都鄉情》，頁166）因為稚齡之故，小民雖有兒歌、親友印象輔助北平地理的記憶，卻仍無法熟記城內每處，於是擇用生活見聞或詢問親友以堆砌童年成長時的北平空間。相較於《故都鄉情》的散篇形式，《春天的胡同》、《故園夢》結構則依空間、節慶活動、飲食、休閒生活、地景等主題劃分單元篇章。〈春天的胡同〉是唯一以胡同命名的篇章，視線與書寫四合院同為俯瞰城區起筆，帶出北平宮殿內外城、四合院乃至胡同全景。此文由高處俯視的視角，展現作家全景式的觀察意圖，帶出容納四合院在內的胡同風情。作家形容胡同孕育了敦厚和睦人情味的鄉風，胡同住家盡顯溫馨舒適，也是她最留戀的記憶：

³³ 約翰·威利（John Wylie）著，王志弘、錢伊玲、徐苔玲、張華蓀譯：《地景》，第二章〈塑造地景的傳統〉，頁45。

北平有全國最好的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五千年文化藝術的精華，城裏城外，多的是地方供您尋幽訪勝。更有令人垂涎難忘的饌飲、小吃。有首屈一指的平劇、相聲、雜耍。但在我記憶裏，最值得留戀懷念的，仍然是小胡同的點點滴滴。也許由於在那兒曾經度過我的童年吧？童年的生活，總是甜蜜的。（《春天的胡同》，頁16）

小民以文化藝術、建物風景、飲食小吃襯托胡同裡難忘的童年生活，彰顯胡同對自己的獨特意義，且寄寓中國文化傳統意涵。「懷鄉三書」系列諸篇如〈春天的胡同〉架構以小喻大，或依吃食種類，或按〈堆雪人的冬天〉所述季節、節慶、物景、人物予以形構北平街巷風情。於此，一則顯現以家宅為中心輻射而出的童年記憶與地緣關係，一則賦予胡同與四合院相互成就的文化氛圍與情感連結，從北平的地域特性烘托中國的人文風情。

「懷鄉三書」首部《故都鄉情》主要描繪四合院與胡同巷弄日常，呈顯北平庶民社會的文化空間。第二部《春天的胡同》、第三部《故園夢》則逐漸走出四合院與胡同，點描紫禁城周邊及城內鐘鼓樓、城門、景山、太廟、廠甸，且擴及城外盧溝橋、頤和園、萬壽山等地。然篇幅比例上，四合院與胡同巷弄仍是空間焦點，內外空間篇章經常擴論國族歷史，或者感懷政治力對物景文化的破壞。如〈七七記盧溝橋〉批判日軍發動攻擊的毀滅、〈巍巍三大殿〉評價共黨政權統治無德，夾帶深刻的國族意識。小民散文基調往前銜接1950年代臺灣女性散文以「家」為創作的核心，而此寫作樣態的「傳承」，同源於時代戰亂促發的家園渴望與家庭價值，以及戰時國家對傳統道德的教化性；³⁴然可注意到「童年」在小民懷鄉敘事

³⁴ 1950年代以降臺灣女性散文「家」書寫的成因，參見許珮馨：〈當娜拉走出家庭：五〇年代以降台灣女性散文之流變〉，《大同大學通識教育年報》第3期（2007年6月），頁69。

中的時間設定，〈老家的擺設〉一文彰顯兒童發展過程中不穩定的生命特質對「家」的形構強化：「當一個孩子幼小的時候，家裏的擺設總會存在他記憶深處，成為他一生中難忘的畫面。……那些擺設，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親切熟悉猶如我的家人。」（《故園夢》，頁241-242）³⁵她的北平書寫透過四合院的家屋空間定錨童年記憶的成長場域，吃食衣著、生意買賣、休閒娛樂各有它運作的秩序。小民懷鄉敘事的出發點是九一八事變後遷居的北平四合院，空間營造結合了視覺視線、場域配置、植栽色彩與香氣、起居感官等，並從兒童視角交代親友的院內活動與情感經驗。除了個人記憶，作家並將四合院建築及其內外生活樣態扣連中國文化，感懷共黨統治下原鄉的更弦易轍，將國族歷史、政治情境夾藏於個人與家族的生活記憶。北平在戰後臺灣的民國情境下承載了小民的原鄉意象與歷史情感，提供抒情傳統敘事的情感場域。

（二）北平「物」語：身體、記憶與物件

地景的基本事實之一是外部的物質場域，器物是生活、環境、文化的忠實紀錄，主體藉由直接的觀察與遭遇而覺知。物質、身體、空間性是文化記憶的特點，圖文、食物、景象、用品皆承載著記憶，所有的記憶都仰賴負載的「媒介」。³⁶以「物」敘寫北平，是小民懷鄉散文的特色之一。張天馨《小民及其作品研究》認為小民的懷鄉散文描繪了北平節日、飲食、建築、用品風物等，將北平城的文化與風景文本化。³⁷而這些內容牽涉了身體感知的記憶，尤

³⁵ 中國抗戰兒童的生命特質與主體經驗，參見柯佳昕：〈兒童的抗戰經驗與記憶：以知識階層日常生活為中心的探討〉，頁73-76。

³⁶ 祁和平：《當代西方文化記憶理論研究》，第四章〈文化記憶的物質性〉，頁120-153。

³⁷ 張天馨：〈附錄二：小民之子姜保真教授訪談記錄〉，《小民及其作品研究》，頁179。

其飲食活動直接涉及身體感知的連動陳述，融合地域性與個人經驗。陳玉箴更指出飲食中的懷鄉書寫具有身體記憶的變動與傳承，賦予懷舊書寫更強的維繫力量；小民飲食書寫特別充滿北平情趣和兒時懷念，亦具鞏固社會群體記憶的功能。³⁸根植於生活的物件在社會中被傳遞、被對待，負載人們對物件不同的情感記憶與文化詮釋。因此，「物」為縫補與重新閱讀時空的一種有效路徑，自然也是懷鄉書寫的重要取材。本節欲討論小民如何透過物質性記憶，以北平作為連結私人經驗與文化記憶的節點意義。

縱觀「懷鄉三書」的物品描寫，最大宗者為食物。〈買大油鷄子兒〉敘述「人對小時候喜歡吃的東西，記憶力特別強」（《故都鄉情》，頁125），小民懷鄉敘事與食物相關者寫來鉅細靡遺，文字外化了記憶抽象的感官經驗。如〈綠釉罐裝的蜜餞〉從裝物的瓦罐憶起北平蜜餞的花樣、包裝、商鋪與年節，以小及大。再藉蜜餞的酸甜滋味，牽引出對故鄉的情感懷念與感官記憶。食物諸篇不光是介紹滋味、種類和來由，製作者、販賣者、製作方式、裝盛器皿都是刻劃要點，且緊扣童年的北平生活。其他物品尚囊括販攤、餐桌、日用盆罐、盆景、玩具模型、棉襖、梳妝臺、風箏、蓮花燈、西洋畫片、冰上拖床、水車、洋車、兩輪木車、騾子轎車、大敞車等各式民生育樂器物，依性質可略分為飲食相關、日常用品、休閒娛樂與交通運具等類別。無論哪一類物件都有外觀的細緻刻寫，或加上歷史淵源的補充，或連結北平地域文化特性，讓客觀物質映射出中國的社會文化觀點。前者如〈綠盆綠碗兒〉從食器述及北平琉璃廠興衰，後者如〈大酒缸〉聯想燕趙男兒的豪情。這些物件多直接以視覺堆砌細節，輔以作家關於聲響或氣味的感官記憶與兒時親身經驗以重現物件本體，乃至物件存在的情感意義與歷史文化。

³⁸ 陳玉箴指出懷舊書寫營造一個懷想過去的空間與社群成員互動的空間，達到記憶的擴充與更正。陳玉箴：〈從溝通記憶到文化記憶：1960-1980年代台灣飲食文學中的北平懷鄉書寫〉，頁42-44、49-50。

小民對日常用品的書寫別具物件史意涵，如〈賣洋燈罩的〉以油燈、蠟千兒、新舊式煤油燈、電燈、水銀燈串接抗戰童年至戰後今日；〈打鼓兒的〉由今憶往，從小販駕駛貨車放送錄音追念沿街人噪叫喚的民國生活；〈香蠟鋪〉從氣味牽引出北平香蠟鋪與母親身上氣息的童年記憶，時代更迭下香皂取代了相傳百年的香胰子。諸篇敘事時間行進方向不盡相同，但皆標誌出時代演進的歷史脈絡，顯現「過去」物件永恆的時間刻度；休閒生活的娛樂物件可參見〈北平的燈節〉，此文描繪元宵時雪漫北平的銀色世界，透過街道懸掛的紗燈帶出前門大街、大柵欄、西單、鼓樓前等繁華燈區，也點出北平城市發展中燈市口大街的興衰起落。食物、器物或節慶活動本身雖為文章主體，然小民總是結合自身童年記憶的細節，勾勒北平城的生活氛圍，營造出如在往昔的臨場感。〈新春牌戲歡〉則由年節娛樂活動延伸至屋內擺設物件，奶奶房裡的硬木家具、自鳴鐘、瓷瓶的精細手工，不單襯托出小民家族對生活的精緻要求，也標誌中國藝術文化的源遠流長：「光看這家具，便想當年咱們中華民族在亞洲如何國富民強，文化悠久居首位了。」（《故園夢》，頁97）從私密記憶邁向文化象徵、從地方經驗通往歷史感懷的抒情轉化，家族生活史與國族文化的意義疊合在此展現。

交通運具的物件篇章一貫延續細節堆砌和抽象感官的具現筆法，如〈駝鈴響聲〉以聲音襯寫緩慢前行的駱駝運煤隊，駝鈴聲響將空間意識擴及無法看到的區域，接合北方關內關外的物資輸送景象。聲音離開發聲本源後，聲音本身即為獨立的存在而形成一種氛圍，與土地、生命不可分割，從而蘊含歷史的記憶。擅寫市井聲景的小民，物件描繪亦存由感官演繹真實世界的類似筆法，運用聲音擴大空間意識。破鑼般的駝鈴於夜間產生安寧祥和的意境，讓作家想起冬夜行走的駱駝隊景象，也表現中國北平獨特的地域色彩。因移動能力給予人們識別空間的體驗，運具物件的移動性另映照作家

的生活樣態與兒少視域。³⁹冰上拖床、水車、兩輪木車、洋車、騾子轎車、大敞車等，涵蓋了小民家族網絡、生活休閒、民生必需的童年記憶，呈現北平內外生活圈活動、交往的交通型態。如〈坐轎車去姥姥家！〉以舒適的騾子棚車作為近郊訪親的便利運具，〈冰上滑的「拖牀」〉刻寫中國製造的快捷運具連結了北方城鄉，此類敘事以常民生活的移動經驗內化了北平的物質環境與文化形式。

回憶是一種符號編碼的行動。⁴⁰北平縱然具有客觀的物質百態，同時這物質環境也得經由地景中人的認知、書寫而存在。從前文可知，小民的懷鄉敘事運用了空間、物件等特殊文化符號，形構一個絕對的過去北平或言是民國的生活世界。而這些被揀擇的符號，透過作家經驗主體之於臺灣與北平今昔物景比對、家族親友懷想、掌故知識趣味逐一浮現。於此，對內表現出作家對兩地生活時空的差異比對與文化感觸，對外顯現作家將個人記憶的身體實踐連接至北平風物與地域社群的生活日常，建構出1930年代民國社會的歷史現場。

(三) 市井世相的北平情調

在地景景觀、時節活動及其器具物件的形式背後，存在的其實是「人」。日常歲月的街頭人物，成為小民點描北平城生活氣息與風土民情的尺度依歸，即便是前述空間和物件屬性篇章裡也總有人物串場。在人物類型上，小民傾向以市井街頭生意小販為敘寫對

³⁹ 段義孚 (Yi-Fu Tuan) 著，宋秀葵、陳金鳳、張盼盼譯：《人文主義地理學——對於意義的個體追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第十三章〈心靈能提供什麼〉，頁152-153。

⁴⁰ 揚·阿斯曼 (Jan Assmann) 著，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第一章〈回憶文化〉，頁73-75。

象，細膩描繪人物熟練的技術、工具與執業過程。由這些出現的商販風景動態反映北平的季節時序或生活節奏，吆喝市聲、五感氣味、互動場景都是敘事角度。如〈裁蝴蝶花兒來吆！〉配合花季用方言吆喝歌詞叫賣的花匠、〈故鄉節景〉瀰漫五味果香的秋日街邊果販、〈北平的「瞪眼食」〉宛如實況的描繪販夫走卒用餐現場等，北平的季節與生活步調藉由自然天候、空間配置、物件擺設，甚或是街頭人物劃界分明，各富情趣。

又或是〈北平的水車〉和〈井窩子〉出身山東且平衡技術一流的送水工「三哥」、〈羊肉牀子〉講究衛生的勤勞回教肉販、〈窩脖兒〉練就一身功夫的搬運工、〈炒肝兒〉宛如守著藝術品的炒肝伙計、〈借光二哥〉深具忍耐力的敬業清糞工、〈賣花樣兒的〉因客群為閨女媳婦故由老人經營等，概為關係大眾食衣住行的市井勞動者。物品買賣、職業販售劃界清楚、互不干擾，交相形構古都醇厚人情味與職業守則，空間分工與價值意義依賴於人，一如〈難忘的洋車〉所述：

您拜託他捎個信，代買點東西，順路送點什麼，絕對不會拒絕。若是向他問路，那熱心得只差沒拉著您去了。差不多任何胡同口，都有一批洋車，他們聚在一塊等拉客，可是絕沒地盤之爭。……在一塊拉車的洋車伕，彼此都很照顧，誰有了紅白大事，都是大夥幫忙。拉洋車的雖然多係寒苦人，以一身氣力賺錢，倒也多是勤儉成家。（《故都鄉情》，頁129-130）

不論是對外的營業應對或對內職業社群的互動，洋車夫展現溫暖的人情良性，行內執業者互相尊重而不越區做生意，充分表徵了北平在地的文化肌理與商業倫理。〈井窩子〉則寫出北平人與市井勞動者間的羈絆與敬重：「倒水的靠力氣吃飯，做一段時間，力氣不行了，或是轉行另營其他生意時，必領一位代替他的新手，挨門挨戶

介紹一番。老主顧對舊倒水的還會有點依依不捨的感情。」（《春天的胡同》，頁171）梁實秋書序便評述「懷鄉三書」廣及各階層人物的描繪，從庶民活動總和出「北平人特殊的生活方式與樂天知命的保守性格」。⁴¹〈北平「粥廠」〉則點描北平貧戶救濟的寒日境況，小民不僅刻劃穿梭北平胡同間販夫走卒百態，更不分階級且以小見大烘托北平人和煦、濃郁人情的民族調性。

這些人物的姿態、習慣及身體活動都是地景文化所指向的日常實作操演。小民在〈三角兒·饅頭〉敘述「市聲代表一個時代，往昔悠閑和諧的生活中的市聲，已難再聞。時代進步，總是得到了什麼，也失去了什麼！」（《故園夢》，頁150）。流動小販的吆喝聲與器具不單是買賣推銷手法，也是表徵北平文化與個體記憶的要素。如〈打鼓兒的〉由臺灣市街收破爛小販的錄音機放送，勾連起早年對到府收舊物者的市聲記憶與美好青春，也由不同聲音對應相異的收貨類型與買賣對象，折射北平貧富階層殊異的生活景況。承此，小民的市井敘寫成為銘刻城市消費與市民生活的歷史記憶，也是形構社會關係與地方認同的生產過程，北平並非僅為被觀看的文本，而是文化的動態空間。

研究者趙園指出北平城景的構成主要是人事，尤其是中小商業者與個體勞動者的職業文化對於北平人性格的形塑，積累出特有的生活情調。⁴²小民藉由北平吃食和生活空間連結各行各業市井人物的勞動情景，包括動作表情、說話叫賣、人際互動，運用外部的活動將人物形象與性格具體化。其懷鄉書寫更將中國諸多地域的生活形態匯聚於北平空間中互相襯托，如〈北平的水車〉出身山東的送水工、〈羊肉牀子〉、〈爆肚兒〉講究衛生的回教小販、〈搖煤的〉搖煤球的天津工人、〈摔跤的——「練家子」〉承襲蒙古運動

⁴¹ 梁實秋：〈序〉，收於小民：《春天的胡同》，頁4。

⁴² 趙園：〈話說「京味」〉，《北京：城與人》，頁31-32。

的角力表演、〈黃寺打鬼〉祈福的蒙藏喇嘛等。〈安定門春曉〉即流露小民寫的不只是北平一地，也融會整體中國的民族形貌：「北平人最不排除，北平人知道這座文化歷史悠久，建築宏偉華麗的古城，是全國同胞所共有。」（《故園夢》，頁35）同理可證北平的記憶、文化與生活樣式，對小民而言象徵了中國人的共同資產，是跨越族群、時間、地域的代表存在。

除了中國文化、民族、歷史記憶的承載意義，小民也透過往昔北平人事的美好以感懷當下在臺生活的變遷、遺憾，或是連結自我閱讀、時代經驗的省思。當中不乏嘆息戰後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北平風情，以及臺灣生活西化而失去文化傳統的變革，得見亂離時代、赤禍、赤焰、河山蒙塵、沉淪神州、鐵幕同胞、臺灣復興基地等戰爭遺緒用語。城市是長期歷史進程累積的結果，而這累積不盡然是向上發展。⁴³對小民而言，她的北平記憶隔離於戰爭事變，以及在臺生活的現下時局而顯靜謐。兒時留存了最美好的記憶，離鄉後北平城則走向毀損破滅，現代物質文明進步也並不意味心靈豐足。這般敘事傾向源自兒少記憶的消逝、中國戰禍綿延的問題，也來自政治因素的顛覆。

地景是銘刻社會關係的文本，呈示人地關係的運作。記憶的召喚需要特定時空，北平是小民原鄉回憶的空間框架，童年則是敘事化的時間框架。在以情感為核心動力的抒情機制中，小民對北平那份溫柔而懷舊的情感，逐漸轉化為文化記憶的維繫機制，以微觀且緩慢的節奏凝聚離散群體的共鳴。這些於可見標的之中所積累的公共與家庭活動記憶，交織北平地景的物質、情感、關係涵構等認知向度，再現作家的生活史。懷鄉作為人類普遍的情感現象，加之兒童對世界認識往往更為感性。令北平不僅是座城市，同時表現了小

⁴³ 段義孚（Yi-Fu Tuan）著，宋秀葵、陳金鳳、張盼盼譯：《人文主義地理學——對於意義的個體追尋》，第五章〈人文主義、時間方向與進步〉，頁21。

民的童年成長意識、家鄉物景及親友群落的地緣網絡，甚至是心理層面的歸屬認同等，呈示了一系列有意義的信念和日常實作之民國文化。此外，記憶對個人的自我意識和身分認同特別重要。以細節紀實特質取勝的「懷鄉三書」，第三部《故園夢》涵蓋更多戰後在臺生活情事與童年不再之感懷，符合了研究者楊孟軒所論戰後來臺外省人第二波的社會記憶創傷結果：文化敘事在於連結臺灣與其中國原鄉，以及家鄉認同對國族認同的重要性。⁴⁴即北平的特殊性在於其與小民家庭、民國生活史的時空聯繫，擴創出一種親情與國族的紐帶。於此證明了建立記憶群體的憑藉不僅存於國族、血緣，「地方」也可由下而上作為建構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的根據。

四、記憶的術與力：小民、喜樂的北平圖文考據

記憶本身是一種多聲部、多維度的存在。小民、喜樂的懷鄉圖文系列是因黨報副刊而作，初始便被設定結合文字與圖畫兩種維度進行記憶共構，具有凝聚社群記憶的目的。本節將由「懷鄉三書」的圖文互構入手，探討小民敘事選材的創作意識及其搭配喜樂圖繪的敘事範式。

(一) 修復中國：懷舊選材與創作意識

「懷鄉三書」撰文緣起是應孫如陵邀稿，設定文圖並重的創舉，故小民夫婦的系列創作相當程度上吻合孫氏刊文標準。地景作

⁴⁴ 楊孟軒以1960至1980年代中國地方文獻的生產，說明第一代在臺外省人由戰時過客朝向文化鄉愁的記憶體系轉向。筆者認為小民此際紀實性強烈的北平懷鄉書寫，是此記憶體系轉向現象的呈現。楊孟軒著，蔡耀緯譯：《逃離中國：現代臺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3年），第三章〈文化鄉愁〉，頁153-198。

為由視角生產出來的視覺空間，搭配圖繪的創作形式恰對應小民北平記憶地景的取材屬性。孫如陵主編《中央日報》副刊達二十多年，主張副刊內容須反映生活、通俗大眾化、有趣、合乎時宜等要件。孫如陵時代的中副選文尺度實質配合了時代及政府政策，《中央日報》的海外版發行，更成為國內外讀者傾訴鄉愁與情感交流的園地。⁴⁵就通俗大眾化此項而言，孫如陵意指以中國鄉土本位的民情、風俗、習慣等常識層面，能與讀者產生共鳴的內容。小民的〈歡喜話豐收〉回憶孫如陵希望她以早年北平生活情趣為題材，表現上「文章要動態的，不必長，每篇千把字。請妳先生配上插畫！」（《春天的胡同》，頁249）在此邀稿要求與當時中副刊文標準下，小民依循幼年北平記憶進行所謂「中國鄉土本位」選材，且力求真實性。若再參照小民於《中副》散文發表前，曾為國民黨黨史會管轄的近代中國出版社撰寫《光芒的麥種：林覺民的故事》（近代中國青少年通俗讀物叢書第一輯第八冊），⁴⁶可知中國民族意識為本的歷史敘事仍為當時臺灣集體記憶的建構參照架構之一。在此敘事架構下，小民與喜樂的紀實創作正縫合了主觀記憶與實證歷史的間隙，趨向建構民國時期北平庶民生活史的實貌，呼應孫如陵對副刊選文要件的中國鄉土民情。

小民的懷鄉散文系列自1981至1987年持續發表於《中副》，廣受文友與國內外讀者好評，集結成書後曾有海外翻印和日譯版。⁴⁷

⁴⁵ 孫如陵：〈中央副刊與我〉，《報學》第8卷第8期（1994年8月），頁188-194；林黛嫻：〈《中央日報》副刊主編風格析論：以孫如陵、梅新為討論中心（1961-2006）〉，收於楊宗翰編：《大編時代：文學、出版與編輯論》，頁43-44。

⁴⁶ 秦孝儀主編：《光芒的麥種：林覺民的故事》（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3年）。

⁴⁷ 小民於《中副》第一篇北平風物散文為〈西瓜好大塊兒〉（1981年8月28日），最末篇為〈澡堂子〉（1987年11月12日），文前或冠名「故都風味」、「故都風物」。迴響包括來自艾雯（1923-2009）、郭晉秀

之後《中央日報》海外版副刊、聯合副刊、《聯合文學》、《中國時報》副刊、《皇冠》雜誌、《中華日報》副刊、《青年日報》副刊亦有文稿發表，作家甚至因此受邀赴廣播節目暢談往事，顯見受眾之廣與讀者迴響。由其創作與活動狀況，呈示臺灣此際報紙副刊轉型為文化工業的重要構面，迎合文化工業中新興媒體與消費市場的商業邏輯及中產品味，而抒情傳統美學亦在其間持續拓展。⁴⁸

「懷鄉三書」的原景重現是讀者一大共鳴，其圖文夾雜了凝聚文化記憶的尋根情結，也有對現下故鄉人事已非的鄉愁感懷，應對1980年代臺灣文學場域的懷舊浪潮與族群記憶體系的生產方式。⁴⁹「懷鄉三書」皆由梁實秋作序，序文評之為毫無隱諱的北平實錄，令人有重涉故園的懷古感。敘事取向於重現並強化所謂的中國故鄉，於

（1929-2003）、林海音（1918-2001）、喻麗清（1945-2017）、痲弦（1932-2024）、梁實秋等文友及海外華僑。《故都鄉情》後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翻印，《春天的胡同》出版同年由退休日人校長恒岡利一譯為日文出版。參見小民：〈歡喜話豐收〉，《春天的胡同》，頁250-251；小民：〈寫而忘憂樂陶陶〉，《文訊》第53期，頁96；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中央日報全報影像資料庫，網址：<https://tnsw.infolinker.com.tw/>，檢索日期：2024年2月24日。

⁴⁸ 1970年代中至1980年代是臺灣副刊的黃金時期，《中國時報》、《聯合報》副刊取代菁英同仁雜誌，呈現中產文類性格和保守政治意識，同時抒情傳統美學得在副刊場域維繫，召喚出純文學的觀念。張誦聖：《臺灣文學生態——戒嚴法到市場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2年），第六章〈以副刊為核心的文學生態與中產階級文類〉，頁203-221。

⁴⁹ 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臺灣存在著文化懷舊現象，其中之一為對中國的文化鄉愁，對於資本主義化社會中消逝的舊時中國抱有感傷情懷，尤其外省第二代作家意識到文化記憶的衰弱。這股懷舊情感的推進力包括本土臺灣人的政治潛意識、臺灣與中國之間關係的未決狀態、臺灣新生代對當代中國的認知需求。楊孟軒另指出1960年代初至1980年代外省族群因返鄉希望消逝的社會創傷，傾向以中國的故鄉進行社會記憶生產，在臺維繫省籍認同的基礎。張誦聖：〈袁瓊瓊與八〇年代台灣女性作家的「張愛玲熱」〉，《文學場域的變遷》，頁61-64；楊孟軒著，蔡耀緯譯：《逃離中國：現代臺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第三章〈文化鄉愁〉，頁156-158。

物景已不可挽回的既有認知下，小民夫婦執著於迫近北平物景的真實，將記憶附著固定時段的戰前民國時間與北平空間。此敘事操作除了應和主編孫如陵要求，也如〈糖瓜祭灶〉所述具記憶傳承與身分認同的價值賦予：「中國人是最念舊的民族，雖然科學進步，社會形態改變，人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面臨的是一個新而又新的資訊時代，往昔根深柢固的風俗習慣，仍牢牢的佔據在每個中國人心中，一代傳一代。」（《春天的胡同》，頁37）創作流程上，由小民先寫文章，再由喜樂就文章題材圖繪插畫。先文後圖的創作流程，符合了語言文字是回憶定型、社會化的重要穩定劑。⁵⁰若再參照林海音評述喜樂的胡同圖繪是典型北平胡同和諧生活的真實情景，即知喜樂的繪圖並非單純為美化副刊的版面，而是輔助文章內容真實性的存在。⁵¹

「懷鄉三書」第二、三部《春天的胡同》、《故園夢》視域更顯寬闊，走出了四合院與胡同，來到紫禁城周邊及城內鐘鼓樓、城門、景山、太廟、城外盧溝橋、頤和園、萬壽山等地。小民〈感懷城門憶難忘〉形容北平是北方通向中原的門戶，城門是生活的守護神，城門於此篇象徵了統治力量與地誌標的，將北平提升至中國代表城市的位階。〈北平圖書館〉則直述作家對中國的國族認同：

生為中國人，祖國大陸連遭戰亂，半生歲月，大部分是在外鄉度過。我深愛四川，因那兒曾留下我青少年求學時代足跡。我更愛臺灣，每逢聽見那首「臺灣好——」的老歌，就引我回憶起初來寶島的光景。我在這裏成熟長大，如今我的孩子也在這裏長大成人了，臺灣是許多外省同胞居住得最長久的地方，我向來不存地域觀念，凡是上帝賜

⁵⁰ 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著，潘璐譯：《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第四章〈身體〉，頁282-285。

⁵¹ 林海音：〈在胡同裏長大〉，收於喜樂：《喜樂畫北平》（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6年），頁79。

給中華民族的領土，我都癡心鍾愛著。心理上，從來未曾分過南方北方，臺灣大陸，不都是中華民國麼？（《春天的胡同》，頁192-193）

空間物象的描述涉及了描述者的位置、距離及觀看方式，攜帶了人的感覺甚至觀念，實則亦是種政治和文明的想像。北平、四川、臺灣皆為作家成長的生活場域，所謂不存地域觀念是緣於中華民國領土的認同意識，同理可推北平也非僅屬於北平人，而是全中國人的資產與記憶。尋求理想化且穩定的過去是人們感知變化時的特定反應，政權更迭與返鄉失落讓故土起了急遽變化，敦促小民著文以存證故鄉風物，此間實存歷史記憶傳衍的政治認知與文化意識。故鄉的標誌物總能提高地方意識，〈見譙樓起鄉愁〉以城門外箭樓回憶童年鄉景，讚嘆中國建築結構宏偉美觀，寄託收復故土的宏願與對民主的信念，便可佐證。

小民的懷鄉散文敘事可見她將時光鎖定童年，流露對北平文化品味的眷戀與認同，如〈盆兒糕〉所言「凡是去過北平，在故都有一段生活經歷的朋友，對那個充滿文化氣息的大城小事，無人不留下深刻的印象。」（《故都鄉情》，頁233）基於這股文化情懷與地方鄉愁，「懷鄉三書」表現出修復型懷舊中恢復本源的敘事情節，處處流露童年追憶與文字重現的紀實意識。這種將懷舊投射於北平空間的文學表現，不僅回應了鄉愁是對縮小的經驗空間的懷想與理解，也顯現作家追求家園重建與記憶修補的完整性。⁵²文學的本土化典範實乃涉及國家權力與歷史敘事問題。而驅動小民懷舊敘

⁵² 比較文學學者斯維特蘭娜·博伊姆提出修復型的懷舊（restorative nostalgia）與反思型的懷舊（reflective nostalgia）的兩種類型：前者試圖通過歸鄉之路，跨歷史地重建失去的家園；而後者在渴望與追求中發展壯大，有意延宕歸鄉的路程。斯維特蘭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四章〈修復型懷舊：密謀與返回本源〉，頁46-50。

事的社會語境，除了在臺老北平社群的聚合聯繫，首先是1970年代以來臺灣戰後各世代基於對時局的焦慮與反體制意識，所興起的國族敘事架構的文化尋根與意識內化，敘事美學則揉合散文書寫主流之鄉土寫實和女性抒情。⁵³再者，1980年代臺灣部分論者嘗試以去中國化的歷史敘事追求知識建構，所形成的中國中心和臺灣中心文化觀對壘，以及臺灣結與中國結議題的國族意識論爭，亦影響此際的文學書寫。⁵⁴小民懷鄉寫作的參考架構顯然立足於中國民族主義與在臺離散的社會創傷，從北平的地域特性追求中國民族的通性，表現中國民族主義的鄉土文學敘事模式。換言之，戰後臺灣社會的文化發展引導了小民修復中國的懷舊選材與敘事意識，此創作傾向亦呈現出一種經由選擇而生成的社會聚合式身分認同。此種認同形構呈現群體內聚的特質，經由特定社會互動與敘事框架交織所生成的集體認同實踐。⁵⁵

⁵³ 陳玉箴由「場域」的概念切入，指出北平人士交遊網絡與報紙副刊平台因素，推動了北平出身作家在1970、1980年代臺灣占據飲食書寫的場域。張瑞芬認為1970、1980年代臺灣文學跨越了鄉土文學論戰、閩秀現象和解嚴後的多元架構，女性散文具有鄉土寫實和古典回歸的兩股浪潮。陳玉箴：〈從溝通記憶到文化記憶：1960-1980年代台灣飲食文學中的北平懷鄉書寫〉，頁54-55；張瑞芬：《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第六章〈「古典派」與「鄉土派」——崛起於七〇年代的兩派臺灣女性散文〉，頁323、368-370。

⁵⁴ 1980年代後臺灣社會的歷史敘事與認同明顯自中國移至臺灣，文化本土化取得優勢，致使外省人被邊緣化的危機。蕭阿勤認為1980年代後文學與歷史是建構臺灣民族認同的主要文化領域，1970年代為臺灣本土化典範開始發展的軸心時期。蕭阿勤：〈認同、敘事、與行動：台灣1970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頁241-243；蕭阿勤：〈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文化研究》第1期（2005年9月），頁99-100。

⁵⁵ 「社會聚合式身分認同」意指個體在特定社會或歷史情境下，透過與群體共享的經驗、情感與記憶，建構其身分認同的概念。文化研究學家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 1932-2014）指出「認同」不應被視為一種穩定的或本質性的存在，而是經過話語與實踐生產出來的歷史性結果。

(二) 原鄉形構的存史意識

喜樂的圖繪被論者譽為筆觸細膩、透視明確而具有臨場感，情感濃厚。⁵⁶喜樂〈後記：我畫「故都鄉情」插畫〉闡述以圖搭配小民散文，一同描繪北平風物的動機與目的，得見其繪圖準則是力求細節：

我畫「故都鄉情」插畫，一方面在拋磚引玉，喚起國人對描寫我國文化根源的文章和圖片發生興趣，另方面也在反應一個北平人的使命感。……小民的短文是記實，插畫就不可利用美工技法畫成幻象式的圖面，去矇騙沒見過實物的人。反倒要一筆不苟，把老北平不曾留意的、沒見過的人無從深究的細節闡盤托出。有時在臨付郵之前還要添改許多徵候性的趣味點滴，從來不接受「抹糊一些算了」的勸告。（《故都鄉情》，頁255-256）

喜樂與小民一樣出身北平，畫老家風物可一解鄉思，亦是他身為北平人對北平城的使命感，這份使命感正回應了歷史記憶為公器意識的存史傳世意義。他為小民的懷鄉散文繪圖，日後出版為《喜樂畫北平》、《北京城不是一天造成的》等書，同以硬性風格筆觸忠實記錄時代。梁實秋認為「懷鄉三書」出自作者親身經歷，加諸當事人的追憶文字是復原歷史的重要資料，親歷北平生活的小民夫婦可謂提供了民國時期北平的歷史場景，以迫近真實的創作概念重建了生活現場與人物情態。由喜樂、梁實秋和前述評論者所敘，小民的抒

換言之，認同的構成是一種敘事性的建構。Stuart Hall,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in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s by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1-17.

⁵⁶ 蕭冰：〈故都鄉情〉，《中央日報》第12版，1995年5月12日；姚燮燮：〈《故園夢》評介〉，頁14-15。

情散文在描繪北平記憶地景時，不僅如實再現歷史現場的民情與文化傳統，展現出具知識性的記憶與民國地方歷史的存史意識，也拓展了抒情自我的論述空間。⁵⁷

當然接續出版的「懷鄉三書」亦存題材疊合或誤植的狀況，如〈北平的水車〉和〈井窩子〉同是描繪北平水閘工作樣貌，內容切入角度卻有不同，文末更備註說明差異處；〈感懷城門憶難忘〉、〈賣砂鍋的〉則針對文章錯誤提出自我糾正，並調查資料重新繪圖，足見小民夫婦執筆的縝密；另值得注意的是，依據〈紅了櫻桃，紫了桑葚〉所述，小民因為稚齡記憶模糊或生活經驗有限，撰文時常參照喜樂或文友口述、文章之北平印象進行寫作：「故都風味（物），自去歲八月開始，至今已連載了七、八個月。所取的題材，皆係我與喜樂共同熟悉且認為值得寫的。」（《故都鄉情》，頁35）再者，選材上亦會吸取眾讀者建議予以設定主題，〈古老的大宅門兒〉即言「承蒙文壇先進，及讀者文友鼓勵賜教，或敦促再寫再畫，或提供資料題材。」（《春天的胡同》，頁220）小民特別提及鄉土女性散文家丘秀芷的鼓勵，與其散文集《悲歡歲月》同述幼時對故鄉山河的依戀。⁵⁸從散文撰述選材、過程或者圖文創作

⁵⁷ 黃錦樹認為抒情散文是以經驗及情感的本真性作為價值支撐，也形成散文的倫理界限。王海光指出以回憶錄復原歷史的方式最能保存歷史發生過程中的情態，情態指的是人們在歷史現場中的歷時性作為，包括態度、神情、言行等。黃雅莉藉由存史概念探究阿盛《萍聚瓦窯溝》所寫的世俗日常體驗，論述其散文結合了個人生命史與時代變遷史，具有展現社會轉型之際生活型態與價值觀轉變的存史價值。黃錦樹：〈文心凋零？——抒情散文的倫理界限〉，《中國時報》第E4版，2013年5月20日；王海光：〈回憶錄的寫作和當代人的存史責任〉，《炎黃春秋理論學刊》第5期（2007年5月），頁59-62；黃雅莉：〈今昔對比的時空流轉：阿盛《萍聚瓦窯溝》日常敘寫的存史意義〉，《台灣學誌》第9期（2014年4月），頁132-141。

⁵⁸ 散文家丘秀芷曾參加中華文藝函授學校小說班，於1970、1980年代臺灣共構女性鄉土散文的風貌，文字風格親切樸實，1976年起為《中國時

形態而言，「懷鄉三書」系列絕非小民一人之力，而具有北平社群集體記憶的敘事再現意義，聯繫了戰後自中國來臺的人際網絡；此外，經驗與回憶之間總存在著不一致，小民曾敘述她個人記憶的模糊以及與丈夫喜樂記憶的殊異，因此親友經驗口述、讀者回饋、喜樂圖繪等素材，亦可視為穩定或縫合這種記憶重現的位移間隙，持續推動對原鄉物景的真實性與有效感知。

航空工程出身的喜樂繪圖策略是重視細節與考證，如同他理性的撰文風格，而小民文筆亦重視貼近生活細節的真實。論者評述：「喜樂小民從北平人生活的瑣細處著眼，烘托出當時北平市民的生活內涵，是一種大手筆。」⁵⁹此句的「大手筆」應指北平城的時代風景與文化全貌，讚譽小民夫妻從生活細節堆砌並還原數百年京城歷史。寫實存史是兩人共同的創作信念，然小民卻對喜樂的人物圖繪略有微詞，她在〈紅了櫻桃，紫了桑葚〉評述「故鄉如母親，母親的形象在孩子心中，永遠年輕美麗。存在我記憶中北平的人物，並不全似喜樂筆下的『老鄉親』。」（《故都鄉情》，頁36）對小民而言，北平與家族生活密不可分，疊合了故鄉、母土的情感意象，文字帶有感性懷舊、懷想親人的意識。人物形象、表情與動作經常是她撰文焦點，顯見盡可能還原北平民情真貌的用筆（參見下列二則圖文）。

報》家庭版撰寫專欄。《悲歡歲月》曾獲第八屆國家文藝散文創作獎，流露對中國原鄉的孺慕與文化鄉愁，頗具反共愛國意識。張瑞芬：《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第六章〈「古典派」與「鄉土派」——崛起於七〇年代的兩派臺灣女性散文〉，頁351-353。

⁵⁹ 蕭冰：〈故都鄉情〉，《中央日報》第12版，1995年5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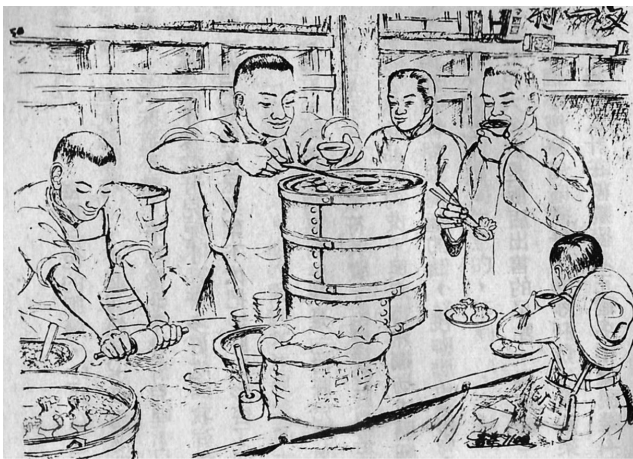


圖1 〈炒肝兒〉

「賣炒肝兒的人很有意思，您瞧他盛炒肝兒時那神氣，一小杓一小杓的挑肝尖兒和大腸圈，一塊一塊數著往小碗兒裡盛，兩隻眼盯得緊緊的，唯恐不小心多盛了一塊，就賠錢了。」（《故都鄉情》，頁227）



圖2 〈爆肚兒〉

「父親由外面回來，瞧我哭得滿臉眼淚，彎腰朝我耳畔說了一句：『吃爆肚兒去嘍！』像魔術一般，我立刻破涕為笑，用小手抹掉眼淚，自動戴上帽子，圍上圍脖兒，拉著父親的衣角就向外走。」（《春天的胡同》，頁112）

由於先文後圖的創作次序，喜樂亦會逼近小民散文敘述的細節而畫，如上圖〈炒肝兒〉、〈爆肚兒〉就將人物的姿態、表情、衣著栩栩如生繪製而出，營造讀者的臨場感。喜樂配合小民文章著手繪圖的漫長且精細的過程，得見小民的敘述：

每次我想好題材，寫出短文，要他配圖，他總是先推：「不會畫」，或：「沒見過」。勉強起個草圖，又離我所寫的相距甚遠，大都文不對題。

經我再三威脅利誘，他才懶懶地依文起稿。畫稿完成差不多了，第二步是將之描在透明繪圖紙上。他喜歡用透明紙畫，因為可以反面正面輪流畫，便於擦改。

就這樣擦擦改改，正面畫三天，反面畫三天，反反正正又三天。其進度之慢，賽過老牛拉破車。因為他時常面對畫稿發呆，又時常「沒精神」。……好不容易畫成了一幅，又得掛在牆上瞧三天。看有毛病沒有哇，不能上午的太陽出現下午的陰影；又不能北京東城的牌樓，畫成了西城。⁶⁰

記憶與空間的視覺聯繫是輔助記憶的核心方法，將記憶內容與圖像編碼後置入一個結構化空間中的特定地點。⁶¹ 引文可見喜樂「入位」北平記憶的過程：步驟先是草擬底圖，再描圖至透明圖紙上進行不斷修改，完稿後懸掛牆上檢視數日，尤其注重透視視角、結構與場景呈現的正確度。在此過程中，圖紙是寄寓空間場景的視覺媒介，圖紙上的修改是喜樂依憑記憶與科學經驗來修正並確認記憶的過渡操作，圖紙掛牆檢查則是將視角由平面拉至立體，定位物景。透視

⁶⁰ 小民：〈家有笨夫〉，《永恆的彩虹》，頁41-42。

⁶¹ 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著，潘璐譯：《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第一章〈回憶的隱喻〉，頁174。

是忠實於空間的再現形式，也表現觀視主體對空間關係的掌握。⁶²透過視覺圖繪與記憶入位的實踐，顯現「空間」是喜樂記憶術的重要取徑。這種微觀的圖文敘事，作為由微及鉅的情感動員策略，悄然影響讀者的情感認同與倫理感知。

北平對喜樂的意義除了是中國歷代國都，也是「不論鄉土、民情、文化、風物，各方面都有資格擔當中華民族近代歷史『日記簿』的角色。」（《故都鄉情》，頁253）喜樂將北平定位為近代中國歷史的日記簿，可知北平不只是作為他個人的原鄉地，還是國族政治空間的存在，甚至是承載中國歷史的文化載體。因此，喜樂對圖繪除了賦予中華文化紀實資料之意義外，還有延續世代記憶的教育輔助器材之用意。⁶³「懷鄉三書」的圖繪為簡潔線條的黑色原子筆透視插畫，梁實秋曾評述《故都鄉情》以清末民初的北平社會實況為藍本，小民文筆、喜樂繪筆基於親身經驗而能掌握各階層且力求傳真；夏元瑜則指出喜樂的插畫是往昔生活的紀錄，重點在於內容正確與否而非美醜。⁶⁴小民抒情文筆的細緻化和喜樂慢筆描摹的可視化，宛如照相式技藝的精確呈現記憶畫面，一同讓文友、讀者驗證且回想、重返中國，也繪製出一幅幅超越在臺現世真實的認同圖像。

⁶² 約翰·威利（John Wylie）著，王志弘、錢伊玲、徐苔玲、張華蓀譯：《地景》，第三章〈觀看之道〉，頁76-79。

⁶³ 喜樂說：「我的畫兒還能由國文老師用做教學參考，也時常引出讀者『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的反應，確是一種意外收穫。」見喜樂：〈畫畫兒的喜樂〉，《喜樂畫北平》，頁6。

⁶⁴ 梁實秋：〈梁實秋序〉、夏元瑜：〈夏元瑜序〉，收於小民：《故都鄉情》，頁1-4、5-8。

五、結語：戰後臺灣的民國懷舊地誌

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涉及國家權力問題，在1980年代本土化逐漸成為臺灣的知識建構與文化再現之參考架構之際，小民回首故鄉北平，透過紀實文字與懷鄉情感，融會其戰時成長和人生體驗，令個人記憶得到穩固且凝聚社會記憶。這遲來的懷鄉書寫，亦是因應1970年代以降臺灣外交挫敗與世代意識形構的變化，乘著副刊媒體的興起與文化懷舊浪潮所產出的抒情敘事。⁶⁵小民的兒少敘事並非直面近代中國戰爭所鑄造的國族集體記憶，而是由成長記憶中庶民生活的民國地誌細節，重現並凝聚戰時後方社群的文化記憶。再者，作家以兒少生活為核心的懷鄉書寫，既源於成人感知圖式中自然滲入的早期成長經驗，也因創作匯聚了個人記憶與地方物景，而同時展現鄉愁懷舊的私有化抒情傾向與地方生活史的公共特質。北平作為小民記憶位址的童年空間，加之城市實乃內蘊長期歷史進程的積累。她的北平地景導入主體在場和自我記憶之餘，更一併納入親友記憶與社會歷史，從地方記憶視角突破血緣的身分思考路徑，藉副刊傳播形式回應並肯認了中國國族的文化價值與身分認同。⁶⁶因此，作家的兒少記憶不只是自我經驗的複製重現，而是藉以生產、聯繫群體共同經驗的意義體系，完成一部於戰後臺灣製造的社會記憶文本，供中國渡海來臺的歷史世代及其後人分享、延續共同的感知與身分。

⁶⁵ 現代情境中的抒情傳統除了個人情感抒發與內省，其召喚的歷史意識是持續回應當下此刻的共鳴和對話。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頁128-129。

⁶⁶ 小民懷鄉散文的寫作意識，必須考量孫如陵對「副刊」的定位。孫氏認為副刊是顧到多數人興趣且人人皆可閱讀的綜合性版面，內容結合了文藝與新聞，文藝與時代思潮同起伏，且與民族情感相表裡。孫如陵：〈中央副刊與我〉，頁189-192。

小民於戰後臺灣文壇的現身，不似戰後來臺第一代女性散文家擁有菁英資本，而較偏向本土女性作家崛起的樣態：參加在臺的文藝函授學校，循著副刊的文化路徑累積作品，以寫實手法揉合原鄉想像與女性抒情之特質，而活躍於1970、80年代。她的懷鄉散文同樣充滿自述生平的紀實性，卻因戰時中國的成長經歷而與此際崛起的臺灣女性鄉土散文面向相異，是以中國原鄉作為敘事寫實底圖。記憶的召喚需要特定時空，北平是小民回憶的空間框架，童年則是敘事化的時間框架，致其懷鄉散文始終與臺灣保持一定距離。或許因前述在臺灣文壇進路和鄉土寫實主流之外的文學表現，造成創作量不算少的小民卻鮮少在戰後女性散文的當代研究中被深論。除了四川生活的抗戰記憶，小民對前戰爭時期美好北平圖景的復原敘事，混雜了中國文化傳統、個人成長經驗以及歷史懷舊情緒。此則彰顯了中國來臺族群於中日戰爭、國共內戰等戰爭遺緒下，面對戰後臺灣社會轉型時的文化回應與離散創傷，亦印證記憶絕非純然的傳遞之物，乃摻雜敘事主體生命情境與所處社會結構的相互作用。

本文主軸是探究作家小民在戰後臺灣的歷史語境中，如何思索、建構並轉化生命經驗與記憶，及此間所形成的抒情詮釋與敘事手法。可以發現小民在1980年代的懷鄉敘事中，以兒少視點重現故鄉物景與自身記憶，使用極其寫實的細節選取且強化個人成長歷程中的感官知覺、往來對象與事件情境，繼而與戰後自中國來臺社群共構並連結文化記憶。換言之，抗戰成長經驗與北平記憶地景成為作家調動的後方風土，完成一系列的地誌書寫。小民的懷鄉散文是在逐漸消隱的民國圖景中，將舊日中國意象凝聚於圖文形式以進行歷史存證，再於發表及閱讀傳播過程中與共同經驗者、副刊讀者建立一個記憶共同體，促進共同體內部的情感共鳴。因應1970年代以降臺灣政治變局下家國想像和情感認同的現實憂患，作家以過去的北平作為記憶號召，操作著地緣空間、市井物景及悠久的歷史想像，勉力的維繫來臺社群對戰前中國的懷想與離鄉失根的療癒。

然而一如《故園夢》的命題，小民或許自知筆下的北平終歸恍如一夢，中國已無路可回。故園既表徵了過去之意，故只得藉由書寫打造回歸的路徑，留存且悼念已然失去的家園與民國。可以說小民懷鄉散文的懷舊情感回應了特定歷史語境，即臺灣1980年代中國中心與臺灣中心之文化對壘，映現一種被制度化的抒情表述與倫理姿態，承載著超越個體情感的民族意識與文化意涵。

徵引書目

- 小 民：《小民散文自選集》，臺北：水芙蓉出版社，1979年。
- 小 民：《故都鄉情》，臺北：大地出版社，1983年。
- 小 民：《春天的胡同》，臺北：九歌出版社，1984年。
- 小 民：《故園夢》，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
- 小 民：〈寫而忘憂樂陶陶〉，《文訊》第53期，1990年3月，頁94-96。
- 小 民：《永恆的彩虹》，臺北：三民書局，1994年。
- 小 民：《桂花月月香》，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
- 文訊雜誌編輯部：〈小民作品目錄〉，《文訊》第257期，2007年3月，頁22。
- 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戰時日常性：戰場以外的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二十一世紀》第179期，2020年6月，頁113-128。
- 王海光：〈回憶錄的寫作和當代人的存史責任〉，《炎黃春秋理論學刊》第5期，2007年5月，頁59-62。
- 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3期，2008年9月，頁77-137。
- 向 明：〈我的同學——小民〉，《文訊》第258期，2007年4月，頁41-43。
- 李江琪：《台灣一九八〇年代以降女性散文的抒情內涵》，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18年7月。
- 林今開：《連臺好戲：一代新聞工作者林今開重新素顏登場》，臺中：好讀出版，2016年。
- 林黛嫻：〈《中央日報》副刊主編風格析論：以孫如陵、梅新為討論中心（1961-2006）〉，收於楊宗翰編：《大編時代：文學、出版與編輯論》，臺北：秀威資訊，2020年，頁32-56。

- 祁和平：《當代西方文化記憶理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
- 邱怡瑄：〈小民：日子是寫著過的〉，《文訊》第210期，2003年4月，頁36。
- 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著，潘璐譯：《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
- 姚燮燮：〈《故園夢》評介〉，《書評》第3期，1993年4月，頁14-15。
- 姜 穆：〈試論「專欄」文體的演變及發展〉，《文訊》第191期，2001年9月，頁39-43。
- 柯佳昕：〈兒童的抗戰經驗與記憶：以知識階層日常生活為中心的探討〉，《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7期，2021年6月，頁71-138。
- 段義孚（Yi-Fu Tuan）著，宋秀葵、陳金鳳、張盼盼譯：《人文主義地理學——對於意義的個體追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
- 約翰·威利（John Wylie）著，王志弘、錢伊玲、徐苔玲、張華蓀譯：《地景》，新北：群學出版，2021年。
- 秦孝儀主編：《光芒的麥種：林覺民的故事》，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3年。
- 唐海江：〈黨報「轉型困境」的政治文化分析：以中央日報為中心〉，《新聞學研究》第97期，2008年10月，頁127-177。
- 孫如陵：〈中央副刊與我〉，《報學》第8卷第8期，1994年8月，頁188-194。
- 徐耀焜：《舌尖與筆尖的對話——台灣當代飲食書寫研究（1949-2004）》，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1月。
- 張天馨：《小民及其作品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20年6月。

- 張瑞芬：《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麥田出版，2006年。
- 張瑞芬：《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第六章〈「古典派」與「鄉土派」——崛起於七〇年代的兩派臺灣女性散文〉，臺北：麥田出版，2007年，頁315-375。
- 張誦聖：《文學場域的變遷》，臺北：聯合文學，2001年。
- 張誦聖：《臺灣文學生態——戒嚴法到市場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2年。
- 許珮馨：〈當娜拉走出家庭：五〇年代以降台灣女性散文之流變〉，《大同大學通識教育年報》第3期，2007年6月，頁59-77。
- 陳玉箴：〈從溝通記憶到文化記憶：1960-1980年代台灣飲食文學中的北平懷鄉書寫〉，《臺灣文學學報》第25期，2014年12月，頁33-68。
- 喜 樂：《喜樂畫北平》，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6年。
- 彭瑞金主編：《2007台灣文學年鑑》，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年。
- 彭瑞金主編：《2008台灣文學年鑑》，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9年。
- 揚·阿斯曼（Jan Assmann）著，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 斯維特蘭娜·博伊姆（Svellana Boym）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年。
- 馮季眉：〈紫色之戀——專訪小民女士〉，《中央月刊》（文訊別冊）第141期，1997年9月，頁60-63。
- 黃雅莉：〈今昔對比的時空流轉：阿盛《萍聚瓦窯溝》日常敘寫的存史意義〉，《台灣學誌》第9期，2014年4月，頁129-162。
- 黃錦樹：〈作為離散論述的抒情傳統——讀王德威《現代抒情傳統四論》〉，《中外文學》第41卷第3期，2012年9月，頁191-197。

黃錦樹：〈文心凋零？——抒情散文的倫理界限〉，《中國時報》第E4版，2013年5月20日。

楊孟軒著，蔡耀緯譯：《逃離中國：現代臺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3年。

趙園：《北京：城與人》，桃園：昌明文化，2017年。

鄭君里：《論抗戰戲劇運動》，南昌：生活書店，1939年。

蕭冰：〈故都鄉情〉，《中央日報》第12版，1983年5月12日。

蕭阿勤：〈認同、敘事、與行動：台灣1970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台灣社會學》第5期，2003年6月，頁195-250。

蕭阿勤：〈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第9期，2005年6月，頁1-58。

蕭阿勤：〈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文化研究》第1期，2005年9月，頁97-129。

謝鵬雄：〈紫影斜陽憶小民〉，《文訊》第257期，2007年3月，頁19-20。

Hall, Stuart.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In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ited by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國立臺灣文學館：台灣文學期刊目錄資料庫，網址：<https://db.nmtl.gov.tw/Site4/s3/journalinfo?jno=085>，檢索日期：2024年2月20日。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中央日報全報影像資料庫，網址：<https://tnsw.infolinker.com.tw/>，檢索日期：2024年2月24日。